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参评推荐表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标题 | “满江红”词话 | 体裁 | 杂文 |
| 字数 | 3060 |
| 作者 | 高昌 | 编辑 | 张昱 |
| 原创单位 | 《中国文化报》社 | 刊载单位 | 《中国文化报》社 |
| 刊发版面名称及版次 | 副刊，第3版 | 发表日期 | 2023年2月8日 |
|  ︵作采品编简过介程 ︶ | 2023年春节期间，电影《满江红》热播，引起社会各界对“满江红”词牌的广泛关注。本文作者请教了刘征、沈鹏等名家，并与中华诗词学会诗人们进行了专题探讨，同时查阅了相关古籍并进行了详细考证，通过对比、分析和认真思考之后写出本文。 |
| 社会效果 | 被文旅中国、中华诗词学会、小楼听雨客户端等平台转载，并在中华诗词界引发“满江红”创作热潮。 |
|  ︵初推评荐评理语由 ︶ | 本文对比不同人物留下的《满江红》作品，挖掘其背后的“人诗互证”的思想意义，同时也详细剖析了“满江红”词牌独特的艺术特色，侧面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，见解深刻，材料翔实，意蕴悠长。同意申报。签名：（盖单位公章） |

**“满江红”词话**

高昌

 伴随着今年春节档电影《满江红》的热映，岳飞笔下的壮词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、潇潇雨歇……”，也让人再次热血沸腾。

 绍兴三年（1133年）9月，因为岳飞战功卓著，宋高宗赐他金带器甲，又赐御札于旗曰“精忠岳飞”。此时岳飞所部防区跨长江两岸，自舒州（今安徽潜山）至蕲州（今湖北蕲春），联结中原腹地，岳家军连连告捷，士气高涨。30岁的岳飞对收复失地充满信心，挥笔写下“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”的铿锵誓言。第二年9月，岳飞登黄鹤楼北望，再次挥笔写下一首《满江红》：“遥望中原，荒烟外、许多城郭。想当年、花遮柳护，凤楼龙阁。万岁山前珠翠绕，蓬壶殿里笙歌作。到而今、铁骑满郊畿，风尘恶。 兵安在？膏锋锷。民安在？填沟壑。叹江山如故，千村寥落。何日请缨提锐旅，一鞭直渡清河洛。却归来、再续汉阳游，骑黄鹤。”这篇作品慷慨陈词，无所顾忌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。

 岳飞传世的词作仅有三首，其中两首是《满江红》，可见岳武穆对这一词牌的特殊喜爱。

 《满江红》在唐人小说《冥音录》中最早名为《上江虹》，以后读音转易改为今名，又名《念良游》《伤春曲》等。《本草纲目》有“满江红”水草，是一种浮游水面的细小植物，又叫芽孢果。也有学者推测唐宋时已有此种水草名，或许被词人随手采取入词，演化为了词牌。此调共93字。上阕47字，8句；下阕46字，10句。上下阕两个相连的七字句例用对偶。下阕开头四句例用对仗，或两两对，或隔句对。上阕的第二、三个七言句用上三、下四句式。上下阕结尾三句例用“三、五、三”句式。出自宋人之手的《满江红》名篇颇多，柳永曾用这一词牌描写爱情，比如这首《满江红》：“访雨寻云，无非是、奇容艳色。就中有、天真妖丽，自然标格。恶发姿颜欢喜面，细追想处皆堪惜。自别后、幽怨与闲愁，成堆积。 鳞鸿阻，无信息。梦魂断，难寻觅。尽思量，休又怎生休得。谁恁多情凭向道，纵来相见且相忆。便不成、常遣似如今，轻抛掷。”不过，今人叶圣陶认为用这一词牌描写恋情很不适合。他说：“谁要写当然一定可以写成，但是我想，因为《满江红》的声调与恋情不相应，所以虽能写成而不能写好。”

 填词的第一步功课，就是根据句度长短、字音轻重、韵位疏密的不同，选择一个最适合于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词牌。龙榆生先生在《词学十讲》中说过：“句度长短，韵位疏密，必须与所用曲调（一般叫做词牌）的节拍恰相适应，就是歌词所要表达的喜、怒、哀、乐，起伏变化的不同情感，也得与每一曲调的声情恰相谐会，这样才能取得音乐与语言、内容与形式的紧密结合，使听者受其感染，获致‘能移我情’的效果。”词牌在音节上总不出和谐和拗怒两种，并进而区分出语气的急促和舒徐、声情的激越与和婉。不同的词牌适宜表现不同的情感氛围。《满江红》节奏短促激烈，多用入声为韵，所以更加适合抒发悲壮、激越的情绪，表现豪迈、慷慨的内容。

 当然，词牌适合表达的声情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以上所言是一般规律，但并非绝对不能变动。我们不妨来对比以下三首《满江红》：

**满江红·步岳忠武王韵**

 张煌言

 屈指兴亡，恨南北，皇图销歇！更几个，孤忠大义，冰清玉烈？赵信城边羌笛雨，李陵台畔胡笳月；惨模糊，吹出玉关情，声凄切。

 汉苑露，梁园雪；双龙游，一鸿灭。剩逋臣怒击，唾壶皆缺。豪气欲吞白凤髓，高怀肯饮黄羊血！试排云，待把捧日心，诉金阙！

**满江红**

周邦彦

 昼日移阴，揽衣起，春帷睡足。临宝鉴、绿云撩乱，未忺妆束。蝶粉蜂黄都褪了，枕痕一线红生玉。背画栏、脉脉悄无言，寻棋局。

 重会面，犹未卜。无限事，萦心曲。想秦筝依旧，尚鸣金屋。芳草连天迷远望，宝香薰被成孤宿。最苦是、蝴蝶满园飞，无心扑。

**满江红**

姜夔

 仙姥来时，正一望、千顷翠澜。旌旗共、乱云俱下，依约前山。命驾群龙金作轭，相从诸娣玉为冠。向夜深、风定悄无人，闻佩环。

 神奇处，君试看。奠淮右，阻江南。遣六丁雷电，别守东关。却笑英雄无好手，一篙春水走曹瞒。又怎知、人在小红楼，帘影间。

 张煌言的《满江红》采用的是传统路数，堂堂正正，不同凡响，掷地有声。词调慷慨激昂，萦绕着一股气壮山河的浩然壮烈之气。而周邦彦的《满江红》，就写得摇曳多姿，红情绿意，无限温柔。而姜夔的《满江红》则干脆从入声韵改成了平声韵，音节谐婉，节奏悠扬，风致雍容典雅，更表现出一种柔情万千的绵绵幽思。

 姜夔懂音律，他采用的平声“满江红”，只是有限的一些特例而已。对于后来者而言，大家还是更喜欢用这个词牌表达悲壮激昂的内心情感。即使到了现当代，采用仄声韵的《满江红》名篇依然是层出不穷。比如：

**满江红**

李叔同

 皎皎昆嵛，山顶月、有人长啸。看囊底、宝刀如雪，恩仇多少。双手裂开鼷鼠胆，寸金铸出民权脑。算此生不负是男儿，头颅好。

 荆轲墓，咸阳道；聂政死，尸骸暴。尽大江东去，余情还绕。魂魄化成精卫鸟，血华溅作红心草。看从今、一担好山河，英雄造。

**满江红·西南联合大学校歌**

冯友兰

 万里长征，辞却了五朝宫阙。暂驻足衡山湘水，又成离别。绝徼移栽桢干质，九州遍洒黎元血。尽笳吹、弦诵在山城，情弥切。

 千秋耻，终当雪。中兴业，须人杰。便一成三户，壮怀难折。多难殷忧新国运，动心忍性希前哲。待驱除仇寇，复神京，还燕碣。

 大家耳熟能详的“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”（毛泽东）、“沧海横流，方显出，英雄本色”（郭沫若）、“不为私情萦梦寐，只将贞志凌冰雪”（陶铸）、“此命频逢落井石，一身恰似离枝叶”（柏杨）、“天地戏场今亦有，人间傀儡从来作。请镜前、试一照尊容，谁斯若”（郭汉城）等数不胜数的名句，也都是出自“满江红”这一词牌之内。

 古往今来，作诗和做人，是应该统一起来的。如果做人有问题，那么即使同样采用了热血偾张的“满江红”词牌，也终究无法遮掩灵魂深处的污点。比如元代张弘范这首《满江红·襄阳寄顺天友人》：“奔驿南来，拥貔貅，且趋江右。良自愧，劣才微渺，圣恩洪厚。万里长江今我有，百年坚壁非他守。看虎牙，飞上万山头，诛群丑。 风雨梦，乡关友。南北事，君知否。寄一缄梅信，小春时候。夜静戟门严鼓角，月明莲幕闲诗酒。怕故人，相忆问归期，平蛮后。”曾逼迫文天祥给宋军写劝降信，最后文天祥写了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诗句来回答他。知道了张弘范的身份，再看他的这首《满江红》，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感触。这篇作品的立意很简单，就是表示效忠元朝皇帝的意思。虽然词中描写了“一缄梅信，小春时候”之类的风雅韵致，但是加上了“劣才微渺，圣恩洪厚”这样的肉麻词汇，就使许多丽词雅韵都缺少了坚实的格调根基。词中一本正经的唏嘘感喟，也就成了无声的辛辣讽刺。

 1940年，汉奸汪精卫也曾经写过一首《满江红·庚辰中秋》：“一点冰蟾，便做出十分秋色，光满处。家家愁幂，一时都揭。世上难逢干净土，天心终见重轮月。叹桑田沧海亦何常，圆还缺。 雁阵杳，蛩声咽。天寥阔，人萧瑟。剩无边衰草，苦萦战骨。挹取九霄风露冷，涤来万里关河洁。看分光流影入疏巢，乌头白。”

 上阕的“重轮”，也就是“重毂”的意思。古代皇帝乘坐的车有两个车毂，取其平稳之意，所以文人们用“重轮”比喻皇帝。词中“天心终见重轮月”所暗暗隐喻的，正是当年三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，表达的是终于做了“皇帝”的洋洋得意之丑态。词尾的“乌头白”其实就是“头变白”的意思，比喻不可能实现的事。正所谓“明日黄花更萧瑟，当年青史已庄严”，铁的事实终究证明一条朴素的美学法则：倘若背叛初心、卖国求荣，即使说了再多的漂亮辞藻，最后也依然如同乌头变白、马头生角一样，是痴心妄想罢了，难逃在历史车轮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的正义逻辑。

 为什么岳飞的《满江红》如此受人喜爱？其实历代读者也正是基于对他报国情怀的一份深深的特殊敬重啊！

(原载2023年2月8日《中国文化报》第3版副刊）